

——
父亲跟稻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亲还不太晓得犁田，爷爷手把手地教，母亲带着我在田埂上看。幼时看耕田觉得好玩，稍大一些，我就盼着交粮谷。

经过二十多天没日没夜的“双抢”，交国家粮的时刻来了。晒好的稻子装进蛇皮袋，放拖拉机上码整齐。爬坡时，拖拉机冒着黑烟，大人在下面齐心协力推，我站在袋子上喊加油。到了粮站，穿衬衣凉鞋皮肤白皙的粮站工作人员，拿着长长的带有凹槽的铁棍插入蛇皮袋，凹槽里的谷子金黄，饱满。过称后，谷子倒入粮仓。看着自家的粮谷像金色的瀑布倾泻而下，我有种莫名的惆怅与快感。我家七亩田，缴纳国家粮一千多斤，十多袋。

父亲拍拍手，指着波浪一样的谷山说，攒劲读书，呷国家粮，晴天晒不到雨天淋不到。读书要是不努力，跟爸爸一样玩泥巴，吃苦的日子在后头。望着父亲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水，我似懂非懂，使劲点头。

冰棒是交粮谷后最大的慰藉，我舍不得嚼碎，一直要等到慢慢融化，一下下舔，一滴滴等，最后的冰棍棍子，都要在嘴里含半天。

我成绩还行，被保送到二中。母亲心疼我个子矮小，给我送了几个月的米。这次母亲又准备送我，父亲坚决不让。

“有手有脚，送么子送？”父亲板着脸。

“本来就没好高，挑担子更加压矮了。”母亲替我求情。

“挑多少算多少，有些苦，必须要自己吃。”父亲严肃地补了一句，“少时轻快，老来受罪！”背起锄头往田间走，留给我一个顽固的背影。

三十多斤米，五六里路，摇摇晃晃，加上二中的那个几百米的陡坡，搞得我筋疲力尽。那个月的红色饭票，我一张都

■岁月回眸

父亲的米

陈卫民

不敢乱用。

在二中念了六年书，挑了六年米。高考后，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。父亲似乎看到我有吃国家粮的希望，眼放亮光，但转眼间又愁云密布。我知道，他在为学费发愁。以往几百元学费生活费，总是靠父亲卖米，现在几千元生活费，靠卖米，一下子哪里凑得齐？母亲想个办法，办酒。办一场酒，学费筹齐。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时，父亲意味深长地说，以后，就靠享你的福了！我望着头上还有稻飞虱爬动的父亲，心里发下宏愿，等我拿工资了，您就不用种田了。

二

寄回去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，我底气十足地跟父亲说，少做一点，以后我养您。父亲笑着说，别个七八十岁照样种田，你爷老子还行，现在不用你养。父亲说是这么说，还真的少种一些了。农业税取消后，父亲把路程远、水程远的田交给别人种。隔得近的几丘田，父亲还是放不下。他说，家中有粮，心里不慌。我知道，父亲要做的事情，一下子劝服不了。看着父亲气色还好，那就顺着他，让他种田，就当是锻炼筋骨。

认真思考让父亲必须少做点或者完全休息，那是父亲捐肾救我之后。那个在田里拿着鞭子吆三喝四的父亲，那个讲话说一不二硬气如斯的父亲，那个说过要享我福的父亲，麻醉醒来，疼得忍不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认真地听着医生交代：注意休息，饮食清淡，戒烟戒酒。

父亲出院后，老老实实戒烟戒酒戒了半年，后来烟照抽，酒照喝。母亲唠叨多

了，他直接甩过来一句话：“上了六十，得了个寿字，死也划得来了。”我们越是小心翼翼，他越是毫无顾忌。

对门有个老人走了。旁观者唏嘘长叹：划不来啊，活生生累死，没享半点福啊！

父亲好像顿悟了，说，我再也后背犁了！父亲嘴上说不再背犁，实际上就是把最累的活儿花钱请人做，但是干得动的活，还是一定会干。“要我歇下来，除非我进了土眼里。”父亲说。

三

跟父亲不能硬顶，只能顺着来。我们扳着手指跟父亲算经济账：一亩五分田，1500斤谷子，算120元一担谷，总共也就1800元；刨掉请人的工钱，肥料，还剩几担谷？霸蛮种田，若是身体不适，进趟医院，是不是随随便便几十担谷子不见了？

那次，父亲晚上出去放水，电话打不通，我们的心总是悬着。要知道，水渠两旁都是一人高的茅草，带刺的蒺藜。母亲说，要是踩到蛇怎么办？遇到“倒路鬼”何得了？

第二晚，我们打电话给父亲，无人接听，打电话给母亲，说是父亲在街上没回家。这下我们急了，给在镇上的朋友打电话。朋友敲开父亲理发店的门，原来父亲前晚通宵干活，晚上七八点就睡死了。虚惊一场！此后，我们决定先斩后奏，违背父命一回。我们瞒着父亲，把耕地承包给了村里的烤烟大户。

烟雨朦胧的季节，父亲依然往田里走。这回，他遇到邻居戏谑的眼光：“你的田，被你崽包给别个啦！”

父亲背起锄头气冲冲往家里赶：“我还做得动，就要混吃等死？”

“到外面买米，哪有自己种的米放心？”母亲也帮着说，外面哪有这样的谷，不打农药？哪有咱家的米这么漂亮？

“我们吃什么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想与你们一起，多吃个几十年的米。”

父亲愣神，放下了手中的锄头。

■六岭杂谈

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

周开建

8月11日，我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经验交流会——邵阳市2018高考优秀学子经验交流会。现场，五位同学（其中四位被北大、清华确认录取）讲述了自己跨进“清北”大门的成功经验、历练心志的成长历程。坐在会场，我的心被这些优秀学子牢牢“俘获”，她们带给了我满满的感动、深深的震撼、久久的思考……

梳理回顾同学们的发言，我感觉有三个特点：一是谈到学习和人生，她们是那样的“自信+自觉”。欣雨同学一开场就说，我的目标是“大学进清北、研究生去英国、博士生到美国，学成回国教书”。小姑娘语气之坚定、信心之满满，给人以力量。晶晶同学说，进入高中，每天的时间都做好了规划，自觉执行、自主完成、自我管理。二是谈到学科和考试，她们是那样的“科学+高明”。比如，学好《语文》的“三遍读书法”——泛读+精读+深读；学好《数学》必须从教材出发——刷题——分析总结，准备好两个本子，一本用来记公式、二级结论，一本用来记错题，举一反三；学好《英语》的“两手抓”——抓词汇量，抓掌握语法；关于考试的“四个

意识”——全局意识（不因错题影响心态），轻重意识（速度与质量，正确率与完成率），时间意识（先易后难），及审题要仔细，考完不去对答案等。三是谈到挫折和成功，她们是那样的“平和+稳健”。同学们在演讲时都强调要“保持一个好心态”，如“我难、人亦难，我不畏难；我易、人亦易，我不大意。”“未来不迎、当时不杂、过往不恋，考试失败，擦干眼泪，明早继续进发！”“持之以恒、水到渠成，念念不忘、必有回响。”要保持好心态，必须学会“有效沟通与交流”。就这样，她们日复一日地勤学，年复一年地苦读，在学习中总结，在总结中进步，在进步中成才！

当然，她们在台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，朴实的语言、自信的微笑、清晰的表达，“征服”了现场不少的人，热烈的掌声足以证明。

我认为，树准目标、清醒认知、自主学习、总结反思、调好心态、持之以恒，是几位同学的成功之道。可想而知，她们克服了多少困难、付出了多少心血、挥洒了多少汗水。成功=实力+运气，越努力越幸运。我想，学习是如此，干事创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

养蜂记

易祥茸

家里突然来了一群蜜蜂，先是几只带队，接着像流水一样，从门缝里泻进来一群，然后滚成一个球形，嗡嗡嗡嗡，聚集在我房子的一个角落里。“猪来穷，狗来富，蜜蜂来了天赐福。”母亲对我说，“蜜蜂是天财地宝，来到家里是一个好兆头。”

我连忙从养过蜜蜂的人家借来有纱窗网的帽子、皮手套和蜂箱，将它们扫进蜂箱，然后安顿在一个背风向阳的墙脚下，并在蜂箱底下搁上几块泥砖，像是给蜜蜂砌起了一层楼房，既安全，又便于打扫卫生。要不，整天让它们在房子里窜，对人来说是很危险的。

家里养了蜜蜂，小子们感到特稀奇，时不时地蹲在蜂箱旁，看蜜蜂出出进进。蜜蜂出去时，肚子瘪瘪的，飞得特别轻快；回来的时候，肚子胀得滚圆，黄褐相间的肚圈全显出了亮色，有的两条腿上还裹着两个浅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花粉团，活像满载炸弹的轰炸机，飞得有点沉重。喜爱动物应该是小孩子的天性，他们以为这和青蛙、蛭蟥类似，有时禁不住用手去指指点点。有一次，不知谁惹恼了蜜蜂，儿子的手臂被蜇了一下。儿子痛得哇哇叫，手臂肿得像个包子。还有一次，我家的那只大红公鸡走到蜂箱面前，歪着脑袋看了半天，以为出出进进的是它可以饱餐一顿的虫子，于是斗胆伸着脖子啄了一个，结果，遭到蜜蜂的成群反击。一下子通红的鸡冠上就聚集了四五只蜜蜂，有的还钻进鸡毛里狠狠地蜇，把平日里趾高气扬、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雄鸡，痛得在地上打滚，最后气息奄奄。我们不得不将它炖了，成了美美的晚餐。

从此，母亲又多了一份工作，不时地拄着拐棍来到蜂箱旁，禁止小孩靠近，用我儿子被蜇做典型来吓唬他们，有时也

把鸡群赶得远远的。我也觉得这不是个事儿，于是，将蜂箱抬高一米，这样，小孩够不着，鸡也看不到，安全隐患清除了，也把母亲从劳累中解放出来。

只经历一个春秋，我的蜜蜂由一群分成了四群。摇蜂蜜的时候，把蜂页从蜂箱里提出来，抖掉上面的蜜蜂后，赶快提到单独的一间房子里，削掉巢脾上的成熟蜂蜜的封盖，再放到摇蜜桶里，凭借离心力的作用，将蜂蜜甩出来。

蜂蜜摇出来了，儿子等不及了，直接用调羹从桶里舀起就往嘴里送。母亲则在旁边急了：“你这样吃，会泻肚子的。”儿子不管这些，吃了三调羹了还想吃，三四岁的人真的是经不起诱惑啊。我给母亲也装一瓶，她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浓淡随自己的喜好，兑着开水慢慢品尝。其余的就拿到供销社去卖。供销社的售货员刁得很，他们先看蜂蜜的成色，大抵紫云英、油菜花、柑橘花的蜜略带黄色、晶莹透亮，闻之清香扑鼻；荞麦花蜜则比较浑浊，气味也有点闷脑。他们拿一个水银温度计，往蜂蜜里一放，竖立而不沉底者，浓度高，价格也高，好的可卖8角多；温度计倾斜、下部触底者，浓度低，不耐藏，价格低，一般也就6角左右。但不管怎样，卖到供销社可以得到一笔钱，尽管他们条件苛刻，我还是愿意卖到供销社。

春天，每次摇蜜后，我都要给兄弟几家送上一大杯加上蜂蜜的开水，一家养蜂全家甜，这是应有的人情。秋天，一年中最后一次摇蜜了，那是最好的荆条蜜，也要给每家每户送上一瓶。东西是小事，主要是记住这份兄弟情谊。这一天，嫂子们或煎上燕麦粳粿，或者上糯米团子，再一律加上蜂糖，像过年一样，整个院子都飘着蜂蜜的香味。



■漫游湘西南

做客平坦村

刘绍雄

平坦河在湘桂交界的峡谷中无声地流淌着，没有险滩激流，水平如镜，一如它的名字。平坦村就逶迤在河湾里，咿呀转动的筒车，峨然翘角的古楼，涂抹了桐油的吊脚木楼，三三两两地依山而筑。侗乡集市的喧闹声，就从这些优美如画的寨景中升腾起来，在四周青山里荡起隐隐的回声。

真想不到在这偏远的侗寨山区，在这幽寂的峡谷里，聚集了这么多的山民和货物。穿无领花边民族服装的侗族女子，扎汗巾、穿草鞋的壮实侗家汉子，在堆起半人高的山货前仔细挑拣。干笋、干菌、干鱼、苋菜、薯秧、野胡椒、野芹菜以及腊野猪肉、腊野兔子肉盛在红亮放光的竹筛里，嫩豆腐则是浸在清水中出售。还有一种草根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五角钱一把。同伴老杨见我诧异，说：“等一会儿到侗寨吃饭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”

一位扎包头的侗族老大娘坐在石板上卖菜，她卖的菜很特别，长片的绿叶，比菖蒲叶显然窄小，比韭菜叶又宽大得多，青油油地散发出山野的异香来。我问

大娘，可她说的侗语我又听不懂，只好掐一片叶子，找“侗乡通”老杨请教。可惜他也摇头说，不认识这种植物。

在芦笙木叶伴奏下的侗戏声中，我们来到离集市不远的侗寨，在一座油饰一新的新吊楼里见到了吊脚楼主，这是一位清清秀秀、伶牙俐齿的侗家少妇。老杨解释说，少妇姓潘，丈夫进城卖山货去了。她马上到楼下开腌菜坛子，准备为我们做一顿丰盛的侗菜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女主人来收拾桌子，开始上菜。第一道是汤菜，酸盐菜切成丝，放上猪肉片，淡酸而微香。第二道菜是一盘草根，正是寨市上看见的那一种。老杨夹起一箸介绍说，这是鱼腥草根，可好吃呢，而且可消食去火。我尝一口，觉得腥气薰人，只是草根上撒了些辣椒粉末罢了。第三盘是鱼，切成四指宽，一指厚，鱼肉白中泛着绯红色，不冒一丝热气。

“这鱼可是侗家人待客最高级的菜啊，相当于汉族待客席上的熊掌燕窝。”老杨津津有味地如数家珍，“最尊贵的客人也只允许吃四坨鱼。”他接着说，“凭着

这鱼的成色，它至少在坛子里腌了两年时间了。”

我郑重地夹起一块沉甸甸的腌鱼，一缕怪怪的生香味马上袭来。吃一口，满嘴咸味，像是打翻了盐罐。连忙吞一口饭，嚼之，鱼香味渐浓了起来，似花椒香又似桂皮八角香，使人联想起食物中最浓烈、最纯正的香气来。老杨坦然地笑着说：“吃出来了么？腌鱼是生的。”我听后简直不敢相信。日本的生鱼片我是吃过的，吃时必须蘸上芥末等调料才能吃，而侗家的生鱼吃时却什么佐料也没有啊。老杨说，腌鱼虽然不过火炒熟，但它在坛子里腌了那么久，早已熟了。

随后上桌的菜有生腌肉、生腌蕨菜、生腌豆角等。生腌菜口味酸酸的，脆脆的，生鲜酥美。我在家极怕吃酸食，但是在侗家却喜欢吃，怪了。最后上了一碗青菜，老杨以为是蒜苗子。女主人却说这是野韭菜，叶子长。原来集市上那位大娘卖的，就是这种野韭菜。主人炒得很生，兑了酸菜，很嫩，很香，是真正的野味。我们喝的是一种乳白色甜而黏嘴的侗酒，酒味淡，但极易上脸，一个个喝得面如桃花。

对面吊脚楼上的芦笙吹响了，谁家在建新屋，上梁的鞭炮声响得又急又密。我们坐在临近平坦河岸的吊脚楼窗口边，一边悠闲地品味着侗家生鲜，一边看着河对面的风景。